

艺文消息树

■《晚熟的人》| 莫言诺奖后首部作品出版

7月31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返读者视野,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本蕴积了近十年的作品,故事背景依旧是高密东北乡,既延续了莫言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我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而来的外国人。莫言的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就在我们身边的小人物。看完这12个故事,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连系起来,读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青春回眸诗会| 探讨诗歌与时代精神

“青春回眸”诗会是《诗刊》社近年来继“青春诗会”后重点打造的又一诗歌活动品牌,当年从“青春诗会”走出的诗人们如今已成为诗坛中坚力量。侯马、张清华、王久辛、北乔、包临轩、陈人杰、金所军、西渡、周庆荣、任白、祁人、贾永、曹国英、胡茗茗、王夫刚等15位诗人代表入选第十一届“青春回眸”诗会,7月24日到26日,在河北承德兴隆县诗上庄,与会诗人、评论家汇聚一堂,就“诗歌与时代精神”展开深入研讨。

■《美术馆》杂志| 正式创刊发布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黑龙江文联主管,黑龙江省美术馆主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协(联)办的,美术馆学科专业性学术期刊《美术馆》杂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23-1607/J)正式发布,《美术馆》杂志依托于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美术馆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源、研究资源和研究成果,以“专业性、思想性、前沿性”为办刊宗旨,以服务于美术馆行业为目标,追求“学术性、思想性、文化性、信息性”的统一,致力将刊物办成美术馆学科研究的阵地,探讨美术馆理论与文化政策的媒介,美术馆行业专业交流的空间。

■上海书展| 范蔚文推荐十种好书

8月12日,2020上海书展将如期而至。据“书香上海”消息,自7月18日起至本届书展开幕,“书香上海”推出“2020上海书展社长、总编辑荐书”专栏,格致出版社社长范蔚文推荐的十种好书分别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战略新抉择》《中国:理想经济增长》《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三版)《世界经济中的城市》(第五版)《第五代:人工智能与日本计算机对世界的挑战》《大分流重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萨缪尔森自述》《简·奥斯丁的谋略》《骗局:美国商业欺诈简史》《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

■陈思安《活食》| 以创作回答问题

据澎湃新闻报道,陈思安是女性诗刊《翼》的执行主编,“声嚣”剧读节创办人及主理,有戏剧导演作品《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吃火》《沉默的间隔》,编剧作品《海水火锅》《冒牌人生》《在荒野》等等。在《天马行空那些年》“接下来,我问,你答”《冒牌人生》之后,她的最新小说集《活食》也由译林出版社新近出版。按她的话说:“我没有刻意去‘选择’它们,只是它们次第来到我身边,俘获了我的心,让我愿意把自己置入它们之中。”《活食》也是聚焦年龄在3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作家——“现场文丛”系列的第一本。在这本极具实验性的小说集里,陈思安写到了都市白领与自然之子的偶遇,写到了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爱情,写到了两位想要逃离母亲轨迹的少女在假山上进行了未曾密谋的杀狗事件,写到了城市大型生活区里的各色邻里和隐藏在地下的另一个世界……它们共同拼凑出我们在城市生活里的“奇形怪状”,以及种种不安和挣扎。

■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好书| 7月译作榜单发布

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发布7月10本翻译好书,排名不分先后。本期十位荐书人是邱华栋、杨早、韩舞、唐小、麦小麦、傅小平、张执浩、宋晨希、刘羿含、张英,推荐译作分别是《第三入》《女孩之城》《怪诞故事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一个偶像的黄昏:弗洛伊德的谎言》《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嫉妒的心灵》《科学史》《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

(李树泉整理)

龙江文学批评三人谈

□陆少平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重点打造的文学精品工程《龙江文学批评书系》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丛书中每部书约为12万字,汇集了罗振亚、于文秀、喻权中、郭淑梅、韦健玮、郭力、刘金祥、乔焕江、林超然、叶君、汪树东、任雪梅、陈爱中、金钢、王立宪15位批评家的文集,集中评介黑龙江文学、黑龙江作家。如此大规模地整体推出文学批评家文集,在我省是第一次,也是我省文学批评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正如李敬泽在总序中所说:“当这15位批评家把自己的书放进‘龙江

文学批评书系’时,他们无疑是确认了自己不仅作为个人,而且作为批评家与黑龙江文学的深刻联系。这些书无疑已经构成了黑龙江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该丛书主编,省政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迟子建说:“文学批评的介入,让我们看到北国边疆文学星空的灿烂,也让我们发现龙江历史褶皱和现实深处有待挖掘的文学富矿。”

笔者采访了入选文集的三位批评家,请他们通过这套丛书,谈谈黑龙江的文学和文学批评。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振亚:

透过“个案”揭示实质性内涵

地处偏远的黑龙江,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历史中却是不容小觑的省份,只是文学评论相对滞后孱弱,由于缺乏群体意识、用力分散,对黑龙江文学的推介力度及影响响都还远远不够。当初我和冯毓云先生先后主编《龙江特色作家研究》《龙江当代文学大系》两套丛书的初衷,一方面是为总结龙江文学经验、繁荣龙江文学创作尽绵薄之力,一方面就是想打破龙江评坛的寂寞。所以看到这套有十五本之多的“龙江文学批评书系”出版,自然是十分兴奋的。它初看上去,是龙江当代文学格局中老中青结合梯队合理的批评队伍的阵容展现,其实更是黑龙江文学批评走出低谷、趋向繁荣的外显,其中很多论述能够站在黑龙江文学创作的前面,指点其显在与隐形的“迷津”,或者透过区域文学研究的“个案”

视角,阐释创作的普泛性规律问题,确实从诸多层面深入揭示出了黑龙江文学的实质性内涵。我相信,丛书的面世肯定会为龙江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明确方向,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和支持,同时也为确立黑龙江文学在全国文坛上的位置、为将来成熟的黑龙江当代文学史撰写做出必要的阶段性准备。关于我的《阅读故乡》,我想说在生活了四十四三年之后而远走他乡,书名即是我对黑龙江文学带有情感研究特点的揭示了。书中所收文章是从发表过的黑龙江文学研究成果中筛选出来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余年,批评的对象从诗歌,到小说,到散文,还有整体的扫描和观照,它们或许还有不少粗糙与稚嫩的痕迹,但无不见证了我生命的成长,无不饱含着我对黑龙江诗人、作家和黑龙江文学的深情。

长期研究黑龙江新诗的青年评论家、教授陈爱中:

创作之外的理性之思

这套书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黑龙江文学进行展示,是另一种龙江文学的面孔,是创作之外的理性之思,也是专业性的阅读者对龙江文学的一次再现。丛书视野开阔,不为作者地域所限、不拘于作者职业如何,不局限于体裁,基本囊括了散文、小说、话剧和诗歌等现代文学创作体式;15位批评者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或者是长期以来关注黑龙江文学并研究成果丰硕的老批评家,可以说,这一次集束性的对龙江文学推介,很好地展现了龙江文学70年的研究成果。

陈爱中说,他的《智性·异质·诗》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缩影。黑龙江作为后发性的文学省份,相比于传统文化厚重的一些省

份,自有其不足和薄弱的地方,但恰恰也是因为没有这些传统文学必然带有的束缚和规范,使得黑龙江文学在接受现代文化的精神和技术上,又较为轻松和自然。作为一直被视为先锋性和创造性为先的文体,新诗是较为能够体现龙江文学的现代性特色和美学追求的。《智性·异质·诗》把梳理龙江文学有坐标的汉语新诗人们所形成的诗人群特点,将“经验性”写作视为哈尔滨199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写作的重要美学样态。另一方面关注到汉语新诗领域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意象的描写,从“宏大乐观叙事”、“漂泊的灵魂”、“消失的记忆”等几个层面对汉语新诗所构想的哈尔滨的内涵进行分析,从而梳理出1949年以来汉语新诗对哈尔滨的诗歌想象。

《文艺评论》杂志主编、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林超然:

对本省作家多些关注

下,很轻易就能发现文学是一种心缘结构。乡村,突出人的自然属性;城市,强化人的社会属性。不管情愿与否,我们社会化的程度是越来越深入了。黑龙江作家一直坚持用文学来抗拒时不时冒出来的庸俗习气。说到底,一切胜利都是文化的胜利,一切失败都是文化的失败。

在学术成果评价体系极为功利时代,研究本省的作家,有时确实不容易发到权威期刊,作为黑龙江的评论家,对本省作家多些关注,这是职责所在、分内之事。地处最东北的我们,被理论界注意到的作家就是有限的几位,这是很多年来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我出版过一本《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只会动笔的人,我始终有一种自觉的、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为这个省的文学评论工作,多做一点什么,再多做一点什么。

在本轮改革之初的评选活动中,刘伯鸣高票当选,成为三名首席技能大师中的一员。

核电常规岛整段低压转子的制造成功,就是一次体现各方协作、团队攻关的典范。在我初次采访一重后不久,就从新闻中传来一个重大消息:历经十年苦心钻研,由企业研制成功的“海阳4号1000兆瓦级核电机组常规岛整段低压转子国产化成套部件”顺利通过专家鉴定。该产品攻克了超大转子锻件纯净性、均匀性、致密性制造难题,解决了超大直径转子锻件整体分析评价难题,突破国产化瓶颈,一举打破国际垄断,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技术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刘伯鸣说,这事绝对是考验了我们的极限锻造能力,能干出715吨重的锻件,全世界首屈一指,专业技术水平要求非常高。都说我们水压机锻造钢铁像揉面,挺形象,也让我们自豪,可你想想,那锻件要重达六七百吨呐,你得咋去“揉”啊?第一根最难干,没有任何参数,更不能连工艺,周期得算准,下料得算精,火次的把握,辅具的制作,周期难题的克服,预先得提出好几套方案,把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都要预想清楚。环环相扣,团团相绕,那可是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经验 and 集体的智慧都运用上了,最后终于胜利完成了。

如今转子的生产工艺已经固化了,有模板,每每一件就都是精品,是创新,更是大家的贡献。电机转子的制造成功,打破了国外垄断,据说在这之前只有日本能干,原装进口是8千多万元人民币,等刚听说我们干出来了,直接就降到2千多万一根了。

刘伯鸣本来从入厂那天起,就下决心要像自己的

本报特约文章

纪念邵燕祥先生

惊闻邵燕祥去世,感伤之余,由不得想起,我与他多年的交往。

最早相识,是1995年在《太原日报》办的一个笔会上。报社办笔会,邀请的都是常写稿子的作家,写杂文的好几个,记得有蓝翎、舒展,还有他。初见面,只是认识而已。一天傍晚,得知他去山西大学,看望了常风先生。问询之后方知,四十多年前,常风在北大教书,同时编一家报纸的副刊,采用了邵的一首诗,将发而未发,北平解放了,报办不成了,常仍将该发的稿费给了邵。邵记着这点情义,一到太原就说,要去拜访常风先生。我听了,觉得像是《世说新语》里的故事,由不得便对这个儒雅的老作家有了好感。

再见面,是隔了一年,在张家界的一次笔会上。

笔会归来,觉得此人儒雅而风趣,可敬也可爱,就写了篇《邵燕祥先生》的短文,发在北京一家报纸上。我写这类文章,是顺手事,觉得能写成文章就写了,根本不图对方会有什么回报。料不到的是,邵先生将我当成了知音,那些年,出了什么书,总会寄我看看。

这几年,我随了老伴,在北京闲住。老伴一面看孙子,一面照料我。起初与儿子同住,后来觉得多有不便,便在同一小区租了房子另住。我不是个喜好跟名家交往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到北京住下,由不得就想去看看燕祥先生。这也是因为,知道他的住处,离我赁居的地方不远,要是太远,在北京就不会去了再去。

燕祥先生这个人,你只要看上一次,就会再去第二次。跟他在一起,坐上两个小时,博闻多识,机警风趣,真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这还是次要的,最让你心里温暖的,是他那份温和与周到。按说我比他小好多,要去了打个电话,他只要在家里等着就是了。不,你还没有把他当个人物,他倒先把你当个人物了。

他家住楼房,在十几层,头回我去了,到了十几层,电梯门一开,让我吃惊的是,他正好站在电梯门口,我一时慌张,忙问:“你要下去?”“等你呐。”

一口柔和的京腔,吓我一跳,心里直说,犯得着嘛。

以后每次都这样,我也就见惯不怪了。后来



□韩石山

才知道,他母系那边,是旗人,旗人最讲究“老礼儿”。后来读他的文章,发现再苛刻的话,只要他说出来,总带着一种温和的味儿。大概这也是一种人生的修养,在文字上的体现吧。

进了门,坐下之后,你面前肯定有个干净光亮的玻璃茶杯,随后是他夫人谢大姐过来,给你斟上半杯水,谈天问,你能看着绿绿的茶叶,缓缓地沉了下去。

人老了,有时不免会提起往事。在邵府,我曾跟他说过,起初对他的印象之好,全是因为他会为了几十元的法币,四十多年后去看望常风先生。说起那次山西之行,他说,在太原还没有什么,后来报社派车,专人陪上,安排他们几个“老家伙”去看壶口瀑布,在临汾可让他受了惊吓。

“贵省给我的印象,不敢说坏,可一好字,实在说不出口!”

他的话语,总是那么轻柔而略带讥讽,明知不是好话,可一下子也摸不准会从什么地方来。

我以他要我说,去壶口的道路不好,坑坑洼洼,受尽颠簸。我走过,确实颠得不轻,他说不是的,若是那样,受点累,反让他有“返璞归真”的感觉。是路过临汾,晚上查房,把他跟蓝翎吓了一大跳。

“华龙一号”压力容器的锻造过程,说这个产品国外采用的是锻造加焊接技术,而我们是一体整锻,世界第一。

走进水压机锻造厂阔大的厂房,满视野都是又重又大的“铁块子”。两座屋有四五层楼高的万吨水压机巨人般矗立,重型天车往来轰鸣,把火红的锻件送入压力机的“口中”。重压之下,几十吨的长轴毛坯锻件,如面团般被揉搓着,每压一次,就有闷雷般的声音传遍车间每一个角落。

似乎只有在这样的现场气氛中,刘伯鸣这位方脸大眼、虎背熊腰的汉子才能进入状态。他边挥动手势边说:我现在可以两台水压机一起干,两台压机装好不同的辅具,一个次锻能完成以前两三个火次的锻造过程现在我们都讲这个本事:一炉能出来的活儿,绝不再来二次。你4个小时能干出来,我就干俩小时,把油、气、电这些单项成本都算到骨子里了。现在要求也严,每天都有进度表,他哪绝不允许,节俭就有奖励。

接着他又讲起核电常规岛整段低压转子的锻造过程:锻件尺寸超过水压机立柱间距,他们是怎么打斜锻造的。工件钳口处过粗,吊车链子套不进去,他们用的什么方法。还有各种工装是怎么制作,因涉及技术秘密不能和外人说等等,张口闭口,不是世界最大,就是国际领先,手势和语气中透出的是满满的自豪。

水钢“主厂房东门”是一处较为宽敞的小广场,沿路边摆放着几种形状各异的大型铸锻件。刘伯鸣介绍着那几个锻件各自的“身世”和辉煌,其中特别讲到

嘛,会有这等事,我倒要听听。

他说,返回太原途中,路过临汾,日已偏西,还是去逛了有名的尧庙。看到雍正年间的二龙戏珠影壁下,散落着几块残破的琉璃,在口还像是新的,就觉得山西号称文物大省,也太不珍惜这样的古物了。回到旅馆住下,半夜三点,忽听打门声,同室的蓝翎睡得警醒,立马起床。开门一问,原来是民警查房,见是两个老家伙,也不道声歉,转身又去敲下一房间的门。

“都什么年代了,还来这一手。贵省呀,真不好说。”

“还有一样,也让人受不了。”

“也是在临汾,我们反正睡不着了,就聊起来。不等天亮,街上的高音喇叭就响起来了,不是革命歌曲,也不是时政要闻,竟是商品广告,真也邪乎了,这么早谁买东西呀。”

这些,都是当笑话说的。最有趣的,还是他说北京老文化人的旧事。

有次说到沈从文,他说,他算不上沈先生的学生,上中学的时候,读了沈先生不少的书,偷偷学学,主要是学行文的简洁,怎么样学不像。1947年,才十四岁,写了几首诗,投稿给沈先生,其时沈先生正编着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虽没有登,退稿信上,一句“稿甚多,恐积压,敬奉还”,让他学了这一手,几十年后编《诗刊》多次用过。

这年秋天,还是见到了沈从文,是同学吴小如领他去看的。沈先生鼓励他多写,还从开明书店送来的样书里,挑了几本,一一题字赠与。在《从文自传》扉页上写的是“一个顽童自传给燕希存”,《湘行散记》上写的是“一个小镇的平凡记事”。

正好那次,燕祥先生送我三四本书,也都一题了字。不是先写好了拿出来,是当下在谈话的桌子上写的。送的书里,有《昏昏灯火话平生》,写的是“石山兄闲时翻翻”,《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上,他写的是:“韩石山兄,请审视一个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足迹与心迹”。

他一边写着,我一边想,一个作家与一个时代,不应该动不动就说什么小与大。作家与时代,应当像李白《独坐敬亭山》里说的,“相看两不厌”才是正理。想是想了,说是没有说。

这话没说,开玩笑的话还是敢说的。跟邵先生这样的智者在一起,脑子总是格外灵光,他刚写完,我就说,你这一手也是学的沈从文吧?他一愣,马上就想到他刚刚说过的故事,笑了,说是无意中学下的,总不像,没有沈先生那种轻灵。我问他,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他又是一愣,我说,你没有沈先生那种务实之心,只知“老礼儿”,而分上把握不准。不等他问,我就指着他的题字说,你看,你比沈从文小,沈先生题字时叫你“弟”,我比你小,你题字叫我“兄”,是客气了,就不亲切了。

他连连点头,说出的话却是:“石山真刁啊!”

又有一次,我的《边将》出了修订版,我和老伴相跟着,给他送去。仍是电梯一开,他就站在对面。仍是迎进屋里,一人面前一个玻璃茶杯,仍是谢大姐过来,捏上茶,注上水。交谈中,他似乎对我老伴的年龄有了疑问,我说,跟你夫妇一样,都是鲁迅给他爸治病要用的蟋蟀药引子——原配。大概是知道我写过什么书,料不到对鲁迅作品这么熟悉,一听就笑了,没再说什么。

喝着茶,他一边说着什么,一边翻着《边将》,忽然问我:“唐朝有个诗人,写过一首名为《边草》的词,词牌是《调笑令》,你读过吧?”他这样说,就是知道我没有读过,便问了起来:“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

我说,若是我早知道有这么美的一首《边草》词,写《边将》时,一定会让我的主人公在马上吟唱一番。

谈兴起来,他接着说了许多诗章与“草”相关的典故。最初是见了卞之琳的诗集叫《十年诗草》,觉得这名字起得真好。李叔同有“芳草碧连天”句,白居易有“远芳侵古道”句。还有什么“青青河畔草”,“细草微风岸”,“天涯何处无芳草”。穷困潦倒的诗人,一肩行李,披星戴月,从来不愁没有道旁河边原上的野草为伴。

说到这里,本该一声叹息了事,不料,邵先生接着又来了一句:“没有草,就没有诗歌,草是迁客骚人除诗以外,仅有的无主的财富了吧!”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想起什么,对他说:“你这个神态,让我想起了你在一篇文章里,称赞一个黄姓朋友的话,说这位朋友,总能在别人深思虑的地方再想下去。我觉得,这番谈论,也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这一次,几乎每次闲谈,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就是那次,我跟燕祥先生谈得正高兴,两人都呵呵直笑,正在摆弄手机的老伴,抓拍了几个镜头,当下给我看了,燕祥先生直夸我老伴,有艺术感觉。我笑了,说你这也就是“老礼儿”,见了谁都是“心有微词,而礼赞有加”。你看她拍的,我靠前,你靠后,你比我小了许多,这也叫会抓拍吗?

呵呵呵,他笑了,笑得那么开心。

唉,此后再也听不到这样爽朗的笑声了。

2020年8月4日于潞溪室

产生优质产品的沆决条件,培育技能人才的绝佳土壤。

四、“刀客”桂玉松说,我们走了,这个第一谁干哪?

在几次赴一重的采访中,来自生产一线“劳模创新工作室”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以各生产线上的领军劳模命名,同时又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方法,在建立产学研联盟、共克难题等方面效果非常显著。如今,一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已从最初的6个发展到47个,集劳模个人威望和生产骨干的团体力量,产生了一加一远大于二的效果,先后完成525项课题攻关,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重轧电制造厂的厂房比较新,看上去很有现代化标准的感觉。这里安装的都是大型型机加工设备,重型铣镗床,重型立、卧车床,床身长,床身宽,如海上飘人般排列排开,气势如虹。在厂房中间的中心监控室兼劳模工作室室内,俯瞰可视车间全貌。

桂玉松、孙波和刘治国三位高工,详细地为我讲解起核电常规岛整段低压转子的机械加工过程:几百吨重的转子是如何安放到机床上的,安放完又是如何转动起来,如何保证圆度的。说这话时,刘紧跟“机白菜”似的,如何一叶一叶扒,最后扒出“菜心”来的。

桂玉松也是一重“大国工匠”之一,他详细讲解了核电常规岛整段低压转子的钻孔难题是如何突破的。转子长17米,直径3.9米,高过套料,这么大的活儿从上到下都要经心。钻孔刀具是引进的新刀具,但工区上不匹配,钻一点就划刀。刀具厂家认定是机床精度有问题,待了两天人就回去了。我们工作室就毛遂自荐,提出承担修复刀具和深加工的创新任务。